

大学圈中的学报效应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在中国民俗学发展中的作用

董晓萍

(北京师范大学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大学学报的角色是以大学学报为阵地,通过对大学作者学术成果的选刊,特别是与学科带头人的深入接触,对大学产生的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长远社会意义的成果加以推介。北师大学报与北师大民俗学国家重点学科的联系是由钟敬文教授生前建立的。民俗学的文化影响很大,价值不容低估,但它不是学术大户,学报与民俗学科的联系,还促进了北师大民俗学在大学圈中影响的扩大,并对北师大民俗学的特色建设、标准的坚持和传统的延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学报对民俗学基础研究成果的重视

北师大民俗学科与钟敬文教授学说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迄今为止,学报已刊载钟先生在1949年以后阐述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核心学说的各种论文,内容涉及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遗产、开辟民间文艺学史和民俗学史、设置大学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课程、与苏联、日本和其他欧美理论界的对话、发展民俗学、建立民俗学的中国学派等。它们一经发表,都曾对当时国内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运动起到指导作用,也产生过相当的国际影响。民俗学因此成为北师大的特色学科,北师大也因此成为民俗学的重镇。学报对这些基础研究成果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对这类文章的征选上,特别是对其中几个重要问题的敏感认识与首刊发表上。

中国民俗学者始终面临着一个矛盾:即民间文学既然是口头文学,口头文学既然是“风”,稍纵即逝,如何有史?“五四”以来,民间文学的历史问题被提了出来,但假设它有史,又如何找到史的记录方式?相关的两个问题是:第一,现代中国民俗学运动是与提倡民主与科学的五四运动连在一起的,它反迷信、反封建,力图朝着更理性、更科学的方向

发展,但这也对民间文学的地方性和民族性、艺术故事的幻想性和上下层文学的相互渗透性,都提出了质疑,对口头资料的使用产生了一个冒险的问题,这也就影响了给它建史的学术原则的成立;第二,从资料学上说,民俗学者所注重的民间文学,保存不经意,流传不规范,说法不统一,进入学术资料系统的随意性很强。它们在进入文人著作、书面文献或社会应用后,还表现了很强的附会色彩,还有一定的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如何表述和利用它,使它不是成为工具,而是成为学术研究成果,也始终是民俗学者考虑的一个问题。在这方面,学报发表了钟先生的若干文章,反映了他的重要建树,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民间文学与历史文献的关系。德裔学者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从文本分析上认为,中国民俗学者喜欢对民间文学进行历史的和社会学的研究,原因有二:一是民间文学与古典文学和古代戏曲粘连,因而可以找到其历史的和社会背景的线索。二是中国民间文学被历代文人大量记录,但加上了个人观点、道德评价和社会上下文,这也使民间文学容易成为不同时期的史的研究对象^[1](《后记》)。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Nai-tung Ting)扩大了对中国历史文献的使用范围,但排斥纯艺术故事^[2](P8,11-12),还不是民俗学意义上的民间文学研究。美国学者洪长泰(Chang-tai Hung)提出,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文化保管人的角色,正是这一阶层造就了民间文学与古典文献的历史联系^[3](《绪论》,P1)。钟敬文教授都为三者的著作写过序,但他更关注中国的实际情况,并要求作出中国民俗学者自己的回答。20世纪50至80年代,学报所发表的钟敬文先生的文章,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思想,其中的代表作是《晚清革命派著作家

的民间文艺学》和《晚清民间文艺学史试探》。他利用充分的资料,经过长期的研究,提出了民间文学与历史文献关系的三个观点:第一,两者在中国文化史上有混合,到了“五四”才被论层划分,但这不能代替两者混合的历史;第二,一部分民间文学的传承有历史文献化的过程,其中部分成为地方史或国家史,同时也建立了中国民间文学被记录的历史形式;第三,两者在民族情感和价值观上是相连接的,共同构建了民族共同体的连续文化和遗产文化。需要说明的是,钟先生提交学报发表的文章都是最初提出观点的文章,此外他还撰写了其他文章,继续阐发他的观点,并投给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华书局等其他部门办的杂志,如《口头文学——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晚清革命派作家对民间文学的运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形成与发展》等,这就使民俗学的影响走出了大学圈,进入了社会各学术界,但大学圈的效应是最主要的,这是他首先看重的。我们把这些文章集合起来,能看出钟先生个人学说的特点,也能看出钟先生对学报的倾斜。

(二)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钟敬文教授通过阅读大量田野调查资料发现,民俗与民间文学具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它造成了民族文化共同体价值观的整体性、文化记载传统的整体性和现代转型的整体性。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报重点发表了钟敬文先生的文章《论民族志在古典神话研究上的作用》、《民俗学文化发凡》等^{[4][5]},推广他的学术新成果。与此同时,钟先生也在《民间文学概论序言》、《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民俗学与古典文学》、《丁乃通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序言》和《民俗学概论序言》等其他文章中,继续补充和发展了他的思想。他特别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个:

1. 民间文学与民族志。在这方面,钟先生尝

试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原型与异文的理论,他提出的观点有:第一,多民族的民族志可以互补,但在原型和异文的区分上要慎重,避免一元化的原型论^{[6](P148-172)};第二,在多元文化交流中,有时各民族的差异点得到保留,这是形成原型和异文的一个原因^{[7](P176-208)}。二是否搜集即文本的问题,他认为,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民族分层、阶级分层或原型分类,都容易得到不确定的文本,采用原型和异文比较与文化分层的方法相结合,可获得相对整合的文本^{[8](P93-120)},关键是要重视民族志材料。钟先生提出这个问题的时间,与欧美学者首次提出这个问题的时间差不多。

2. 口头与表演。这方面的研究决定着民间文学的性质和前景。对此,近年来,日本和德国学者提出了讲述人和原生态居民的研究,美国学者提出了口头表演程式的研究,法国学者提出了文本仪式的研究等。钟先生对这些同行的新说法都很关注,但他在自己所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也已提出这个问题,他认为,从表演学上看,民间叙事和民间韵文是交叉出现的,歌谣就经常进入史诗和戏曲,充作开头、结尾或中间情节的特定成分,这些成分能起到组织表演、传达信息和巩固氛围的作用,已很难把它与史诗、戏曲分开。从史诗和戏曲来说,歌谣在特定场合出现,便有特定的意义,将之拆开研究,就脱离了其原有文化的本意,所以民间韵文的形式里面就有意义,过去对形式的研究在中外学界都遇到了阻力,但这个问题应该解决。《民间文学概论》谨慎地提出以下三点:第一,思考口头表演的本质,对形式研究与内容研究做统一处理;第二,思考口头表演的原有文化,对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人类学等做多学科思考;第三,思考口头表演的文化真实,搜集文本与田野资料,进行互补研究。

钟先生在《民间文学概论》和后来主编的《民俗学概论》中也引入了讲述人理论和听众理论,用来

关于此问题,请参见钟敬文:《歌谣中的觉醒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部,1952年版;《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晚清民间文艺学史试探》1980年第2期。

参见钟敬文:《口头文学——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民间文艺集刊》创刊号,1950年;《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期;《晚清革命派作家对民间文学的运用》,《民间文艺学文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形成与发展》,《文艺研究》1984年第6期。

参见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序言》,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民间文学论丛》,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刘三姐传说试论》,《稻·舟·祭》,东京六兴出版社,1982年版;此文同时收入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民俗学与古典文学》,《文史知识》1985年第10期;钟敬文《(美)丁乃通(Nai-tung Ting)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序言》,《(美)丁乃通(Nai-tung Ting)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郑建成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钟敬文《民俗学概论序言》,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解决口头性与集体性、个人与集体性的问题。

3. 内容与形式。在现代人的看来,在民间文学作品存在着内容与形式的巨大不平衡现象,他们在搜集整理上,有时否定内容,强调形式;有时又强调内容,忽略形式。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初开展过对民间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大讨论,日韩和欧美学者后来也都在各自的社会历史传统和学术思潮背景下,使用了一些适合自己的平衡方法,钟先生对这些都给予了长期思考。他主要根据中国的情况,强调引进上中层文献,与下层文学作交叉使用和对照研究。他后来还提出了民俗文化视角的平衡说,认为,一种民间文艺现象,从理性视角上看,是不平衡的,但从民俗文化的视角上看,是平衡的,所以不能把民间文学的研究往纯理性科学的道路上引。他举例说,如果讲纯理性,梁祝化蝶的传说就没有千古传唱的基础,李白“白发三千长”的诗句也就没有成为文学绝唱的理由。他在晚年的教学中,大都贯彻了这种反思精神和疑问的态度,并从这个层面,肯定民俗文化遗产的价值,鼓励学生重视民族遗产,寻找学术真命题。

钟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20年里,在学报文章的基础上,出版了一批著作,逾150万字。他给民俗学在大学圈中扩大影响建立了不同的上下文,并从不同的角度,深入讨论这些问题,发展了“民俗文化学”和“民俗志学”的新学说,学界可以通过这些学说,反过来看到他发表在学报上的文章的分量。他在晚年的最后岁月里,集学说之大成,提出了建立民俗学派的观点^[9](P4, 27-33),达到了一个学者为之奋斗终生的人民学问的最高境界,也是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学报发表文章的最后升华。

二、学报对民俗学学科成果的推广

在中国全面开始现代化之初,1984年,文化部发动了一场搜集整理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运动,对中国传统民俗文化藏品进行了一次不可重复的抢救和清点,这些宝贵资料今天已被视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场运动的历史成就之一,是对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搜集和整理,钟敬文教授任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卷的总编,并使用这些资料发表了相应的文章,如《洪水后兄妹婚再殖人类神话》和《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说》等。1994年春季,北师大召开中国传统文化讨论会,钟先生参加,他再度使用这批资料,给学报撰写了题为《传统文化随想》的文章,随即由学报发表^[10],同期发表的还有钟先生邀请季羨林先生写的《丝绸之路与中国文化》^[11]、张岱年先生写的《中国文化优秀传统内容的核心》^[12]、及赵枫先生写的《重视中国民族音乐,提高民族自信》等^[13],为此我曾几度领命跑季、张、赵宅,转达钟先生的意思,从中也看到这些知名前辈高度重视民族文化基础的学术境界。从后来国内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看,这些文章的社会效应大体有三点:一是在文革之后,提升了国内重视民族文化的公众诉求和社会使命感;二是达成了政府文化部门与大学专业学者的合作,产生了制定相应社会公共政策的系列举措;三是在接踵而来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中,对集成成果转化为特殊国情资源起到促进作用。钟先生以极大的精力投入这项工作,他在这方面所阐发的观点也成为他晚年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1年,在北师大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会上,他说:“我国民俗学的发展,必须在高校及国家级、省市级的教学、研究机构中占有阵地”,他还特别提到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指出,中国民俗学学科的创建与实践,“不可缺少这方面的社会人文基础,它也能对群体新文明的创造发生积极作用”。近年联合国教科文人类遗产理论和工作框架已被逐步引进我国,使用得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两个学科受益很大,钟先生的前期工作已为这套理论框架与中国以往的遗产理论结合奠定了基础。钟先生逝世后,学报仍提供专栏,发表保护民俗文化遗物的文章,这使北师大民俗学学科能够持续占领前沿学术方向,给大学同行起到示范作用。

参见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办公室编《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内部资料,1987年版。

钟敬文:《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1990年4月26日初稿,此文使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的故事资料300则左右,后收入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董晓萍辑,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20-247页。《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说》写于1991年2月,后收入钟敬文《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董晓萍辑,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208页,此文使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的故事资料500则左右。

钟敬文:《在2001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会上的报告》,2001年1月10日,手稿,第1页。

参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民俗学专栏”。

三、推广学科团队项目和人才培养成果

钟敬文教授晚年把主要工作放到培养研究生上,指导研究生按学科发展方向撰写学位论文。这些论文的选题分布有民间文艺学史论、民间文学与古典文献研究、民间文学与民族志研究、口头与表演研究、内容与形式研究(包括母题与主题、语言载体研究)等,都是钟先生长期关注的问题,研究生的论文则成为他思想的延续。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钟先生也经常带领研究生参加校外学术会议,回来再撰写文章,交学报发表,讨论一些大学圈的普遍话题和社会关注问题。1987年,我还在读博士生的时候,钟先生带我飞赴杭州,参加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召开的集成工作会议。在美丽的西子湖畔,我首次见到了文化部原副部长周巍峙,看到了钟先生与周部长亲近相谈的知遇之情。会议休息时,他还带我到浙江省文联做学术报告,回京后嘱我整理成文,以《我与浙江民间文化》为题,交学报发表^[14]。以后,我的师弟师妹们也大都参加过这种活动,跟随钟先生向国家部委和其他院校的专家学者学习和实习,拓宽了研究视野,激发了创新活力,也都逐渐成了学报的作者。学报通过陆续发表民俗学科不同课题、不同年龄结构的师生文章,推广了这个集体的团队项目和人才培养成果。

1988年,民俗学学科点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

科,几乎同时作出第一反应的就是学报。不久,学报开辟了“重点学科专栏”,并坚持到现在。钟先生和学报原主编潘国琪老师是知交,每当清样出来,潘老师都亲自送到钟宅,等钟先生看过再发。遇上好天,钟先生也常带我去学报旧址南平房小坐,我在那里认识了后来的继任学报主编林邦钧老师和编辑部其他成员。1996年,民俗学学科点进入211一期工程,在评审会上,钟先生用红绸带把八年的学报捆在一起,展示集体成果,也介绍了学报。以后,这些论文又发展成著作,继而获奖,这里面都有学报的功劳。

当然,北师大学报是北师大所有学科的学报,不止民俗学科。现在人们查阅北师大文科学报,能找到众多大师级先哲的文章,发现他们披露某种学术思想的最早时间和最初构思,能找到大批后来产生重大学科意义和社会影响的文章,发现其中对传统与继承的深刻理解,能找到许多科研团队起飞的学术规划和系列文章,发现里面老中青人才的结构和学科后劲;还能找到源源不断的国际国内项目课题,发现北师大人文社科学者与社会天地和世界学坛的广泛联系。一个学报的存贮能如此富有,不是靠短期能做到的,要靠坚持不懈的努力,要靠编辑部的智慧、共识和团结奋战。这样的学报就会成为学科建设的家园,就会始终有一流的作者、一流的成果。

[参考文献]

- [1] EBERHARD W. Folktales of China[M]. DOSON R M. (ed.) Folktale of the Worl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 [2] [美]丁乃通.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M]. 郑建初, 等译. 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6.
- [3] [美]洪长泰. 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M]. 董晓萍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
- [4] 钟敬文. 民族志在古典神话研究上的作用[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1, (2).
- [5] 钟敬文. 民俗文化学发凡[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2, (5).
- [6] 钟敬文. 论民族志在古典神话研究上的作用——以女娲娘娘补天的新资料为例[M]. 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 [7] 钟敬文. 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说[M]. 钟敬文. 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
- [8] 钟敬文. 刘三姐传说试论[M]. 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 [9] 钟敬文. 建立中国民俗学派[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 [10] 钟敬文. 传统文化随想[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 (4).
- [11] 季羨林. 丝绸之路与中国文化[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 (4).
- [12] 张岱年. 中国文化优秀传统内容的核心[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 (4).
- [13] 赵枫. 重视中国民族音乐, 提高民族自信[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 (4).
- [14] 钟敬文. 我与浙江民间文化[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 (2).

(责任编辑 蒋重跃 责任校对 刘伟 宋媛)